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阿列霞



〔俄〕列斯科夫 柯罗连科 库普林 著

44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2512.44/6
01



阿列霞

[俄]列斯科夫 柯罗连科 库普林 著



多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列霞 / (俄)列斯科夫等著; 多人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56-5

I. 阿… II. ①列… ②多… III. 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 I 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2993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54,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8.25 插页2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7.20元

前 言

本书选收三位俄国著名作家的四篇描写妇女命运的优秀小说。

列斯科夫(1831—1895)是《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作者。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曾在刑事法庭任职,后又到基辅税务部门工作。这期间,他到过许多地方,所以十分熟悉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一八六〇年他开始文学创作,三十岁后成为职业作家。《左撇子》、《巧妙的理发师》、《大堂神父》都是他的重要作品。《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是他的成名作,曾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评价。小说以一桩真实的刑事案件为素材写成。女主人公是位美丽而多情的少妇,为追求真正的爱情,不惜杀夫犯罪,最后在流放中因情夫背叛而跳河身亡。作者将这个犯有死罪的女主人公置于一种愚昧、粗俗、带有原始野蛮色彩的环境中描写,又让见异思迁的情夫作为陪衬,因而突出了女主人公对爱情始终不渝的性格,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

《奇女子》的作者柯罗连科(1853—1921)是十九世纪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乌克兰,青年时代受民粹派思想影响,曾因革命活动而先后被监禁和流放九年。他的创作以中短篇小说见

长。《马卡尔的梦》、《盲音乐家》以及长篇小说《我们同时代人的故事》，都是他重要的作品。他的作品表达了“对人类的爱”和“对践踏人的势力的愤恨”。本书选收的《奇女子》是他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描写一民粹派女革命家被流放的故事。女主人公年轻、体弱，但意志如钢。在流放途中，她忍受了车马劳顿和病痛的折磨，没有流露出丝毫软弱，最后病死在流放地。柯罗连科塑造的这个人物是俄国古典文学中最完美的先进妇女形象之一。

库普林(1870—1928)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以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卓越技巧在俄国文坛占有显著地位。他生于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曾入军校学习，毕业后服役四年，便离开了军队。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搬运工、演员、记者、公务员、田庄管理人等。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使他成为取材最广泛的俄国作家之一。描写沙皇军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决斗》，是他的代表作。揭露资本主义卖淫现象的《坑》，也拥有广泛的读者。本书收入的《阿列霞》和《石榴石手镯》，是他短篇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阿列霞》塑造了一个在森林中成长的劳动少女形象。这位“大自然的女儿”不仅貌美，而且有颗金子般的心。而来自文明城市的伊万，实质上是个软弱无能的个人主义者。当阿列霞确认不能与他结合时，便毅然同他分手。同阿列霞这种纯真而理智的爱相比，《石榴石手镯》的主人公的爱却显得那么可怜，尽管十分忘我，但却是一种无望

的、畸形的爱情。这两篇同是歌颂爱情的小说,但由于作者描写的角度不同,使读者认识到:只有热爱劳动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爱情和生活的意义。

编 者

1995年1月

目 次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	列斯科夫 1
奇女子	柯罗连科 68
阿列霞	库普林 94
石榴石手镯	库普林 193

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①

(特写)

列斯科夫

“唱第一支歌前总要脸红一阵。”

——民谚

第 一 章

在我们这一带，有时候会碰到这么一种人，你尽管跟他们多年不见，可是一想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是免不了心有余悸。商人的妻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伊斯梅洛娃就是这样一种人。她曾经演过一出可怕的悲剧，从那以后，有人给她随便起了个外号，管她叫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于是她这个名字便在当地上流社会中叫开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并不是天生的美人儿，不过从外表看倒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人。这时她才二十三岁，身材不高，但体态匀称，脖子好像用大理石雕刻成的，肩膀圆浑，胸部挺实，鼻子端正而秀气，眼

①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女主角，曾怂恿其夫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弑王篡位。最后，麦克白夫妇得到应有的惩罚。

睛又黑又灵活，前额饱满白净，头发黑得发蓝。她嫁给库尔斯克省图斯卡里河的商人伊斯梅洛夫不是因为爱他或者为某种欲望所驱使，而只是因为伊斯梅洛夫向她求婚了，她又是个穷姑娘，没法挑剔。伊斯梅洛夫家在我们城里不算最差的。他家做面粉生意，在本县开一座大磨坊，城外有一片出息不错的果园，城里还有一幢漂亮的住宅。总之，是一户殷实的商人家庭，人口又不多：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伊斯梅洛夫，一个年近八旬、早已丧偶的鳏夫；他的儿子济诺维·鲍里瑟奇，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丈夫，五十挂零；加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本人，一共才三个人。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嫁给济诺维·鲍里瑟奇五年了，还没有生育。济诺维·鲍里瑟奇和前妻生活了二十年，也没有生过一男半女。后来他的前妻去世，他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他本来希望续弦后上帝会赐给他一个儿子来承继他的商号和资本，可是娶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以后，他仍旧没有这份好福气。

膝下无子令济诺维·鲍里瑟奇十分痛苦，不单是他，老爷子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是一样，甚至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自己也为此感到十分伤心。关在商人家的深宅大院里，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养着放开锁链的恶犬，这种极度的无聊时常令商人的少妻心情苦闷到了发痴的程度，要是有个孩子让她照管照管该多么快活——天知道她会多么快活啊。另外，她也烦透了别人的数落：“干吗要嫁人，你嫁人为的是什么，既然不会生育，又干吗耽误人家呢？”好像她对

丈夫、对公公、对这个诚实的商人家族当真犯下了什么罪似的。

别看衣食丰裕，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公公家里的生活是最乏味的了。她很少出去作客，有时即使和丈夫出去拜访他的商界同行，也没有什么快乐可言。那些人都爱挑剔，对她的一起一坐，一举一动，都很注意。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性格像一团火，当她还是个穷姑娘的时候，她就过惯了随随便便、自由自在的生活：挑着水桶到河边去打水呀，穿件内衣在码头附近洗个澡呀，或者向路过她家门前的小伙子吐葵花子皮儿呀。但在这儿，一切都不同了。她的公公和丈夫起得很早，六点钟喝完茶就去干他们的事去了，留下她一个人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来回溜达。到处干干净净，到处冷冷清清、空空荡荡，圣像前面的长明灯闪着亮光，但是哪儿也听不见一丁点儿活物的声音，更别提人声了。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一个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无聊得打起哈欠来，于是她爬上楼梯，走到高高的、不太大的顶楼上那间他们夫妻俩的卧室里去了。她在这儿又坐一阵，看着人家在库房旁边称大麻或者装面粉，看着看着，她不由得又打起哈欠来。她觉得这样也好：可以睡它一两个小时。但是醒来以后，又是这种俄国式的百无聊赖，商人家的百无聊赖，据说这种无聊令人情愿去上吊。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喜欢读书，她家里除了基辅的《圣僧传》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书可看。

她和这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丈夫结婚以来的整整

五年中，一直在有钱的公公家过着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可是照例没有哪个人对她的苦闷表示一丁点儿关心。

第二章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出嫁以后的第六个春天，伊斯梅洛夫家磨坊的拦河坝出了一个窟窿。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磨坊的活儿来了很多，而窟窿很大，水从空转的木笼底梁下面流跑了，想要很快截住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济诺维·鲍里瑟奇把附近的人都拉到磨坊来，他自己也寸步不离地守在那儿；城里的买卖全由老头一个人掌管，而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则接连几天孤零零一个人呆在家里。开头，因为丈夫不在家，她感到更加无聊。后来，她觉得没有他反倒好：一个人自由自在些。她对丈夫从来没有特别的好感，他不在家，至少又少了一个对她指手划脚的人。

一天，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在顶楼上凭窗而坐，哈欠不断，神思恍惚。后来，她打哈欠打得自己也难为情起来了。外面天气真好：暖和、晴朗、愉快，穿过花园的绿色木栅栏，可以看见各种鸟儿在枝头跳来跳去。

“说实在的，我为什么老是打哈欠呢？”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想。“我就不能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散步，或者到花园里走走吗？”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披上一件旧皮大衣出去了。

室外阳光明媚，呼吸也特别痛快，库房附近的过道上传来一阵阵嬉笑声。

“你们干什么这样高兴呀？”卡捷琳娜·利沃夫娜问她公公的伙计们。

“嘿，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太太，我们在称一头活猪。”一个老伙计回答。

“什么猪？”

“就是阿克西妮亚，她生了儿子瓦西里，也不请我们喝洗礼酒，”一个小伙子大胆而快活地回答。这个小伙子有一张漂亮而粗野的脸，一头漆黑的鬃发，胡子刚长出来。

正在这时，厨娘阿克西妮亚那涨红了的胖脸从一只挂在秤杆上的面粉桶里探了出来。

“你们这群恶鬼，吃饱了撑的魔鬼，”厨娘一边咒骂，一边竭力想抓住秤杆，从那只晃荡着的桶里爬出来。

“中饭前她八普特^①重。可是吃了一筐干草后，连砝码都不够用啦。”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又说道，他翻倒桶子，把厨娘抛到角落里那堆布袋上面。

厨娘一边笑骂着，一边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衣服。

“让我来称称看有多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开玩笑，一边拉住绳子站到木板上去。

“三普特零七磅^②，”又是那个漂亮小伙子谢尔盖回答说，他把砝码扔到秤架上。“怪事儿！”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② 1俄磅等于409.51克。

“你奇怪什么？”

“想不到您居然有三普特重，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依我看呀，就是把您抱上一整天，非但不会感到吃力，而且会感到挺舒服的呢！”

“怎么，我不是人吗？说不定你也会累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略微有点脸红。讲这样的话她已经不习惯了，可又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动，想要开开玩笑，聊个痛快，说个够。

“我的上帝，我可以抱着您一直到那幸福的阿拉伯。”谢尔盖凑着她的话回答道。

“你说错了，年轻人，”一个正在装面粉的农民说。“咱们身上哪儿重？难道是咱们的身子吗？咱们的身子，亲爱的，是称不出重量来的：重的是咱们的力气，是力气，不是身子！”

“说得对，我做姑娘的时候力气可大了，”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忍不住插嘴道。“有些男人还比不过我呢。”

“如果这话当真，请把您的小手伸出来，”那个漂亮小伙子说。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些不好意思了，但她还是把手伸了出来。

“哎哟，快松手，疼死啦！”谢尔盖一捏住她的手，她就喊叫起来，一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推了推他的胸膛。

小伙子松开了女主人的手，给她推得一个踉跄退了两步。

“这下子你可知道女人的厉害了吧！”那个农民

惊异地说。

“嘿，您肯不肯跟我摔跤？”谢尔盖把鬃发一甩说道。

“行啊，来吧，”正在兴头上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一边回答，一边抬起了胳膊。

谢尔盖搂住年轻的女主人，把她挺起的乳房紧贴在自己的红衬衫上面。她刚要动动肩膀，谢尔盖已经把她抱了起来。抱了一会儿，再把她轻轻地放在一只倒扣过来的号桶上。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根本来不及使出她刚才夸耀过的力气。她涨红了脸坐在那只号桶上，把从肩膀上滑落下来的皮大衣整了整，就不声不响地走出了库房，而谢尔盖却得意洋洋地清了清嗓子喊道：

“喂，你们这些糊涂蛋！装呀，别错过机会，别用斗刮，冒尖的都归咱们啦。”

他装作根本不理睬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这个该死的谢尔盖是个撩拨女人的老手，”厨娘阿克西妮亚蹒跚地跟在女主人后面说。“这流氓，个子高，脸又俊，不由你不动心。随便碰上哪个女人，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就会连拍带哄，非把人弄到犯罪不罢休。这不要脸的东西就是朝三暮四，没长性，太没长性了。”

“那么你，阿克西妮亚……那……你那个孩子，”走在她前面的年轻的女主人说，“他还活着吗？”

“活着，太太，活着——他才不管呢！谁嫌他，他偏活给谁看。”

“你是和谁生下这孩子的呢？”

“唉呀，怎么说呢，一个浪荡汉。人生在世，都爱玩玩嘛。”

“这个年轻人，他在咱们这儿很久了吗？”

“您指的是哪一个？谢尔盖吗？”

“是呀。”

“快一个月了。他原先在科普乔诺夫家干活，后来东家把他撵出来了。”阿克西妮亚放低声音继续说，“人家说他跟女东家好上了……这个该下地狱的家伙胆子可大啦！”

第三章

温暖而朦胧的暮色笼罩着这个城市。济诺维·鲍里瑟奇还没有从拦河坝上回来。公公鲍里斯·季莫费伊奇也不在家：他祝贺老朋友的命名日去了，还嘱咐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不要等他回来吃晚饭。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由于无事可做，早早地吃了晚饭，打开顶楼的窗子，靠着窗框嗑起葵花子儿来。仆人们在厨房里吃过晚饭就分头睡觉去了——有的睡在板棚下，有的睡在库房里，还有的睡在高高的、喷香的草堆上。最后一个走出厨房的是谢尔盖。他在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把拴狗的铁链解开，吹了一阵口哨，然后从卡捷琳娜·利沃夫娜的窗口走过去，抬头望了望她，并且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你好，”卡捷琳娜·利沃夫娜从顶楼上对他轻声说，接着院子里就像沙漠一样无声无息了。

“太太！”过了两分钟，有人在她那上了锁的门外

低声叫道。

“谁？”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惊慌地问。

“请您别害怕，是我，谢尔盖。”那伙计说。

“你来干什么，谢尔盖？”

“我想和您谈件小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有件小事求您帮个忙，让我进来一下吧。”

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转动了一下钥匙，让他进来了。

“你来干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慢慢地退向窗口。

“我来问您有没有什么书可以借给我看看，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简直无聊死了。”

“我这儿什么书也没有，谢尔盖，我是不读书的。”卡捷琳娜·利沃夫娜回答道。

“太无聊了，”谢尔盖诉苦说。

“你为什么觉得无聊呢？”

“你看，我怎么能不觉得无聊呢，我是个年轻人，而我们活像住在修道院里。我们也许就得这样冷冷清清地过到死。有时候，我简直绝望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结婚，说得挺轻松，太太！和谁结婚啊？我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财主家的女儿不会嫁给我，您知道，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们这个地方穷，人都没受过教育，他们懂得什么叫爱情吗？您也知道，他们有钱人对这种事情是怎么看的。拿您来说吧，任何别的男人，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会把您当作一种安慰，可是现在您在他们这儿就像一只金丝鸟给关在笼子

里。”

“对，我很苦闷。”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脱口说道。

“这种生活怎能叫人不苦闷呢，太太！即使您也像别人那样干，在外面找了个意中人，可您想跟他见面都不行。”

“去你的……你扯到哪儿去了！只要我生个孩子，我想，我跟他在一起会快活起来的。”

“但是，启禀太太，为什么生孩子也得有个道理，照现在这样可不成啊。我们给财主们干了这么多年活，老板娘过的日子也见得多了，难道说我们还不明白？有一支歌是这么唱的：‘没有如意的郎君，真叫人伤心。’启禀太太，卡捷琳娜·利沃夫娜，我这颗心哪，太懂得这种烦恼啦，我可以拿宝剑把它从我的胸膛里剜出来，扔在您的脚边。这样我要好受得多，好受一百倍……”

谢尔盖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尽跟我谈你的心干什么？与我不相干，你走吧……”

“不，对不起，太太，”谢尔盖说着又朝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走近一步，全身都在打战，“我知道，我看得出，我甚至深深感觉和明白，您在世界上并不比我幸福，不过现在，”他的声音低到几乎叫人听不见，“现在，就在这时候，一切都掌握在您的手心里，都在您的控制下。”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我要跳窗啦！”卡捷琳娜·利沃夫娜说，她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难以忍受的压力，用手抓住窗